

遺忘了的高峰

琴台聚
黃仲鳴

誰是高峰？高峰乃何許人也？相信知者十中無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梁羽生、金庸崛起後，所謂「新派武俠小說」即風行起來，作家如江一明、毛天、石沖、楊劍豪、林夢、風雨樓主、何劍奇、百劍堂主、避秦樓主、高峰等，紛紛湧現。這龐大的隊伍，幾經江湖風雨，迄已著作湮沒，作者湮沒，多已不可尋不可考矣。

台灣文壇家葉洪生在《武俠小說談藝錄》中說，這些作家的作品之善可陳，較可取的，一二人而已。高峰即其中之一，惟「生平不詳」。他這評語高峰：「觀其《高原奇俠傳》、《蟠龍劍客傳》、《五嶽豪俠傳》諸作，文情不俗……這見解和筆者可算是「同志」。猶憶六十年代，筆者高屬小學一年級，即迷武俠小說。記憶中，高峰幾套力作，都是廢寢忘食看完。大家如梁羽生，有多部都難以卒卷。

記得，我曾去信問葉洪生，他列舉的港派武俠小說作品，何處可尋？是否台灣的翻印？可否借來一觀？葉答：已經無存矣，他只是據自己的筆記而撰成文。聞訊不禁悵。

誰料在八十年代末，筆者經友人介紹，有幸認識時已退休的高峰，對其身世，始略知一二。

高峰，姓甄名誠，生於一九二二年，粵北樂昌楊溪人，國立第三華僑中學畢業，入廣州中山大學師範學院讀數學系，一九五七年起寫作，五九年寫武俠小說，直至一九八三年間，共寫長篇、中篇、短篇約三十種；以長篇佔多數，總字數約二千萬。筆名多署「高峰」。九〇年中風，旋即擱筆，住院五年，一九九八年逝世。

高峰為我開列一紙，列出他的著作清單，有：《高



高峰行文清爽，情節扣得緊，讀來一氣呵成。
作者提供圖片

原奇俠傳》、《蟠龍劍客傳》、《一劍震神州》、《掌風劍影錄》、《五嶽豪俠傳》、《劍氣蓋山河》、《五嶽英雄傳》、《金鰲毒藥》、《碧峰劍仙傳》、《金刀怪客》、《沼澤潛龍》、《俠侶恩仇》、《刀劍傳奇》。並註云：以上十三種已出版行本。至於下列多種，則「僅憑記憶及日記，錯漏難免」：《挑燈看劍記》、《夕陽殘劍》、《劍馬萬重山》、《大漢英雄傳》、《劍馬天涯》、《玉簫銀劍》、《躍馬銀河》、《胡州鹽傳》、《碧眼龍》、《紅鬃子》、《青鬃龍》、《白骨仙》、《黃髮叟》、《劍裡乾坤》、《推心掌》、《古錢玉瓶記》。以上諸作，大都已散佚不全。至於他本人，亦無存貨和剪報。

事有湊巧，九十年代末，我在澳門一舊書店，淘獲他一套《沼澤潛龍》和《高原奇俠傳》、《碧峰劍仙傳》、《金鰲毒藥》等若干散本殘本，不勝喜甚。高峰學養不及梁羽生，想象力不如金庸，但行文清爽，情節扣得緊，讀來一氣呵成。世人皆崇金庸，獨遺一節，實是憾事。假以時日，必細加審閱高著，再以評述；尚可一勾兒時閱讀之憶也。

不去東京去哪兒？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日本的核輻射危機越演越烈，生人勿近的樣子，於是港人又多了個新難題：去哪兒旅行？快來的復活假期，很多人早已訂了東京的機票酒店，現在要另覓去處。

近日與朋友交流心得，發覺身邊的人有幾種取向：轉去韓國，貪其與日本風味相近，有說要轉去台灣，貪其寬鬆悠閒，但也有人嫌其處於地震帶，有潛在危險。菲律賓免稅，泰國去得太多，印尼或巴厘島也可以。後來發現身邊朋友都有不同而有趣的選擇。

有人轉去埃及，是因為看《華爾街日報》文章，說和平政變後遊客少，機票酒店跳樓價，金字塔名勝不用排隊，最重要是生意淡靜，服務員待客如上賓。政治風險固然有，不過人棄我取，正是經濟行為的王道。

有人改去新加坡，說新賭場可以一看，又說那邊海旁「新填地」，現在連成一片，散步很舒服。然後會由新加坡坐船去印尼巴淡島 (Batam Island)，那是個像經濟特區的地方，學新加坡，旅遊業很不錯，朋友會帶父母去享受陽光海灘。

還有人去越南峴港 (Da Nang)，聽說是個新興旅遊點，有東方夏威夷之稱云云。再不呢，神州永遠有選擇：坐高鐵去武漢賞賞花，去蘇杭京津春遊，如果不怕擠，都很好。

我本來已訂好機票，五月去東京，再去秋田看書在那邊教書的朋友和去東北玩，看來必泡湯。新計劃是：南下墨爾本，探探在那邊住的舊同學。舊同學團聚了得，門前小園圍，時花從從的舊同學。舊同學吃飽，她親自下廚，一束湯碗大的玫瑰燻飯。星期天，我們會按報上廣告，去參觀一些私人住宅的花園。花園都打理得很漂亮，周日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當然也只限於花園而已，住宅仍是行人止步。澳洲地大物博，當地人對陌生人的戒心遠低於港人，也很少出亂子。有時見到我這東方來客，三九不相識，也會即興一起喝杯茶，看淡藍的遠山。

港人不大放澳洲在眼內，覺得沒甚好玩，又嫌著蠅多，偏見而已。

上一代剝削下一代？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曾經聽過「上一代人剝削下一代人」這一個說法，主要是說現在五、六十歲的人比較容易成功，這代人的上一輩，年輕時香港經濟並未起飛，當時找份工職(叫寫字樓工)，要「舖保」(即要有第三者資產去擔保，因為怕僱員監守自盜，偷錢走路。單從「寫字樓」這個名稱，已說明當時寫字已經算有文化，是上等人，一份「寫字樓工」是有份的差事。生於那個經濟未起飛的年代，有份上等差事，不用勞動已算難得，無人奢望發達。

現在五、六十歲的一代比上一代有多重幸運：第一，當年香港社會上大學學生仍少，若若幸成為大約百分之十的大學生，被視為已成功一半；第二，香港經濟在七十年代開始起飛，這一代人在經濟飛升時開始投身社會，機會自然較多；第三，八十年代開始香港前途問題，大批社會上中層人士因為害怕九七回歸，大舉移民外國，各類管理階級人員都出現斷層，要全面提升較年輕的管理人員去做獨當一面的公司負責人。在八、九十年代，這一代人屆三十多、四十歲的人就順利接棒，到今天大部分的人還未到退休之年，這樣就製造了一個頗大的問題——就是空襲了下一代，甚至兩代人的晉升機會。

這個現象令人覺得社會上出現一個剝削集團，他們剝削了年輕人所有機會。但實際上，經濟發展因素是導致這現象產生的主要誘因，近幾十年香港的經濟發展由高增長變成低增長，經濟發展減慢，令社會的流動性減慢，相對上就業機會、經營環境都不如七、八十年代般，令人覺得就業、營商都前景艱難。這個情況不是香港獨有，日本及歐洲其實早有經歷。因此，不能把一切歸咎於上一代的剝削，應該深入分析，如果發現機會減少是源於經濟成熟而非人為剝削，那麼應該考慮到經濟剛開始發展的地區去尋找機會，如北望神州，就是機會之所在。

3張中國少年照片

近日內看到的3張中國少年照片，像走馬燈似地在我腦海中不斷閃現。

第一張照片(右圖)是在元月22日中午、上海華僑基金會福美專項基金舉行的13個「愛心媽媽」與四川鎮石馬小學貧困學生「愛心結對」的活動上看到的。這是一張13個山村孩子穿著嶄新的羽絨服和鞋子，在學校裡拍的照片。他們身上所穿的羽絨服和新鞋，是福美愛心媽媽夏楠，牽掛大巴山裡馬小學那些衣著單薄的孩子們，特意給他們寄去了防寒的冬衣。這張照片讓所有具有愛心的人感慨萬千。剛從當地探訪歸來的志願者董媽媽動情地說：「孩子們的笑容難得一見，嶄新的衣鞋對他們意義不一般。做點力所能及的事，對我們來說是那麼簡單而又卓有成效。」七天裡的翻山越嶺，貧困孩子的家境超出了董媽媽的想像。他們大都是屬於生而不幸。有的剛出世，就失去父母的關愛。有的剛正上學時，親人離去。他們大多來自農村，家境貧寒、生活困難。他們應該同正常少年兒童一樣，有父母的愛，有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在同一片溫暖的陽光下，他們多麼渴望能有一雙熱情的手，攙扶他們蹣跚的腳步；多麼渴望能有一束陽光，來溫暖他們孤獨的天空；多麼渴望能有一盞明燈，來照亮他們身邊的旅途。

第二張照片(左圖)是春節期間、掀起的「微博打拐」浪潮中看到的。這是2月9日刊登在網絡上的「打拐」首個奇跡：2月8日下午，彭高峰終於在深圳當地警察的協助下，找到失散近3年的親生兒子。圖片上父親高興異常，而抱在手上的孩子還是一臉茫然。「微博打拐」熱潮，是由我國著名學者發起，眾多名人和網民踴躍參與的一場社會自救行動，彰顯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公眾積極關心公共事務、主張社會正義的民間力量

的又一次集結，弘揚了對建設和諧社會、公民社會的十分有利和可喜可敬的社會風氣。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城市化的加快及貧富差距的加大，據國家民政部有關官員預計，目前中國實際處於街頭生活狀態的流浪未成年人口數量約在100萬到150萬之間。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共破獲拐賣兒童案件5900起，解救被拐賣兒童9388人；打掉犯罪團夥3573個，刑事拘留拐賣犯罪嫌疑人22511名。

而第三張照片(左下圖)，則是在去年參觀土山灣博物館時看到的。這是由12個中國孤兒組成的「土山灣孤兒工藝院鼓號隊」。他們穿著統一的演出服裝，前面的5個在擊鼓，後面有4個吹着小號，兩旁各站着一位指導洋修士。土山灣孤兒院，是在清同治三年江南教區徐家匯耶穌會創辦的孤兒院由董家渡遷入新址而發展起來的。該院佔地近85畝，有平房、樓房共34間。專門收養6—12歲的男孩。到1934年(民國22年)時，已收容孤兒2000餘人。孤兒年滿12歲就開始學藝，6年畢業後，可留院工作或外出謀生。該院初設鞋作和木工2個部門，後擴展到五金、照相、印刷、繪畫、彩繪玻璃等部門，並逐漸形成土山灣工藝品廠，是當時著名的天主教工藝品生產單位，產品暢銷國內外。

這3張照片，反映的人物都是中國的少年，隨着時間和地點的變遷，人物的命運有着迥然不同的



四川鎮石馬小學貧困學生。
作者提供圖片

遭遇，但少年的成長環境與社會興亡、國家盛衰都有着密切關係。梁啟超先生的「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等精闢之語，時隔111年，仍然有着十分現實的重要警世意義。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2009年11月20日的國際兒童日、《兒童權利公約》通過20周年紀念日題詞：「兒童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必須為世界每一個兒童的健康、教育、平等和保護而努力。」今年是兔年，更容許人們聯想到活潑可愛的童年，因而對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格外關注。

美國專家曾經寫過一本書《緊急動員：拯救文明》。如今，廣大中國網民在著名學者帶領下掀起的一場「中國式的拯救流浪兒童」的緊急行動，許多懷有關愛之心的人士投身於援助貧困山村的孩子事業，把孩子帶回家，讓社會充滿愛，還少兒快樂童年，使學生進入課堂，已經形成一種崇高的社會使命。願少年中國帶來和諧與歡笑，充滿希望和光明。

「山雨欲來風滿樓」

思旋
思旋

香港雖是國際都市，但卻是華人世界，儒商當道，誠信重要。當下倡導「社會責任」、「良心企業」等等。雖有法可依，但情和理卻是商場上十分注重的營商之道。港鐵公司宣布，根據可加可減機制，將於六月起加車費百分之二點三。全港嘩然，批評反對之聲四起，港鐵商譽大降。雖有可加可減機制，所謂「尚方寶劍在手」，然而，在此通脹壓力和勞工成本上升之下，尤對貧苦基層百姓而言無疑是火上加油，百上加斤。別以為車費所加只不過是二毫或三毫，對有錢人來說似是不過不足，實際上，以港鐵作交通工具者亦非富有者。

尤其是港鐵帶頭加車費，其他運輸交通工具必然也有樣學樣。何況港府是港鐵大股東，如此一來，就算之前港府說什麼以民為本，必想盡辦法打過通脹改善民生，料不到卻因港鐵這公營機構的不合情理舉措，最要不得的是港鐵實際上盈餘可觀，如此一加在港府頭上大大打了一棒，為港府和社會添亂加煩。民困有增又怎不會民怨大升呢？在港有半個世紀的市民，必也會記起數十年前，天星小輪因加一個「零毫」引起民憤和動亂的歷史慘痛教訓。港府有關官員和港鐵高層應聽民意，考慮在企業本身已獲豐厚利潤之情況下，在市民已在高樓價、高物價、高交通費之下，而作加車費之舉，惹來天怒人怨，實在得不償失。切記三思三思。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現時環境並不為過，用上「臨臨」來形容現時亦可作警鐘之用。奉勸管治者要有憂患意識，小心行事為佳。

中央官員以民為本的理念，以發展經濟為動力的同時，一直掛在嘴邊和心中的是要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質素和幸福指數。相信香港官員也有同感，有同一治港理念。然而，關鍵是如何把理念落實，讓人民真正感受到幸福，真正改善生活，真正享受成果。

《父母心》的意義

詩幻留形
陳智德

是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第三一齣電影，《父母心》，我早前看過馬師曾主演的《兩地相思》、《關漢卿》和《審死官》等，對他的演技和藝術造詣甚為佩服，是次看《父母心》，比我預期還要精彩，馬師曾以喜劇方式演繹一個悲劇人物，凸顯角色的樂觀、信念和一點固執，與主題相和，引出整部電影的精神所在。

《父母心》最本的主題是親情倫理，但影片把人物設定為落伍苦、不受社會尊重的處境，更是親情倫理以外的重點內容，影片對正直、上進卻生活潦倒的描述，從側面提出對社會的批判和抗議，使這部親情倫理片也暗含社會性，是我非常欣賞的地方。

影片的編劇和導演手法也是關鍵，創作者一再容易煽情的情節，盡量避免了煽情，結局更以反預期的手法處理，令人回味。更以一幕，使這部倫理片完全迥異於一般煽情倫理劇，達到更深刻的效果。由於《父母心》的廣闊主題，表現手法和角色演繹上的高度，這電影在粵語片、中聯電影以至華語電影中，絕對是高層次的水準之作，如果他日後有機會和有能力，我很想再詳細寫文章論述這部電影的意義。

我是三月二十日往香港電影資料館看《父母心》，原來也是香港國際電影節中聯電影展播的第一部，當天電影播放完畢，資料館人員請來了影評人舒琪到台前分享他對影片的看法。舒琪所論很有啟發性，散會後我特地到前向舒琪致意，散會後很欣賞他的觀點，談了幾句然後離去，路上不斷思索該片的畫面。

地震記

杜亦
阿杜

阿杜航海時，一九六八年四月船泊北海道室蘭港，因稍南之「十勝灣」七級地震波及，當天在港之船在避風港內泊好後，拿好上紙和同伴上岸入市遊覽，正在一商店街咖啡亭享受，突遇地震，全商店街餐廳人客奔出街外，雞飛狗走，約十分鐘震過後，我們又跑回該商店街咖啡亭，第一感興趣的是一家酒舖，滿地瓶瓶罐罐酒香四溢，店員掃地收拾十分狼狽。

再街上，所有餐室、料理店、咖啡舖、「喫茶室」門口都有人排隊，原來是顧客們地震奔逃出來，現在回來自報食言什麼地一付賬，我們眼見他們如此忠厚誠實有紀律，便說這民族真可怕，等閒不要欺侮他們。阿杜問船伙同伴：「我們回不去咖啡店排隊付賬？」其中一水手說：「不要去了，因為急奔之時我順手拿了他們餐桌上的一個水晶煙灰缸，十分正斗，大概要價五、六千日圓以上，給發現了不好意思呀。」

如此地震一役賺了一個水晶煙灰缸，實則那一次亦不是為了嗎？一次便宜咖啡味，而是地震過後怕船上有何緊急召集，

我們要急急趕返船去(事後果然發生來不及衝出避風港而撞上海堤幾乎沒命)。說起日本九地地震還有另外一航船，那是一九六九年(最後一次航船泊日本)在神戶港卸貨，上街消遣走到夜遊區區神戶花園區新開地商店街，突遇輕微地震，商店招牌擺動、汽車停駛，那條「新開地商店街」出名多土耳其按摩浴室，只見一條條只裹着浴巾之「肉體」奔出街外，口叫「地震呀！地震呀！」一臉慌張，而我們看來熱鬧非凡的注視點不是這些鹹濕按摩女郎，而是那些提着毛巾掩飾的半裸浴花狗正！「嘩！呢個阿婆都有一人叫！貼住我也不肯要她呀！」……群鴉噪噪吱吱啞啞，實是難得奇景，這種場面十年不遇一次地震之香港就難得一見了。

實際的地震真景生乎就只遇過此兩次，還有半次在台北出差，住在林森北路華國酒店，晚上睡床上夢中搖晃幾下，第二朝酒店中人說：「昨晚地震你知道嗎？」怎知呢？如此就是遇過半次地震，我們少震無風浪之香港人就真的生在福中了。